

文 學 叢 刊

旱

蒲

苦

林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早

苦

蒲

林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七角

旱 苦

作蒲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跑馬廳一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十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艾蕪	切夢刀
苦旱	林蒲	生之勝利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碑下隨筆
邂逅集	汪曾祺	楚音
遠近	阿湛	短篇
生存	靳以	短篇
秋葉集	海岑	詩集
金色的刻勝	單復	散文
	復散文	盈盈集

李健吾	方敬	繆崇羣	巴金	黃宗江	鄭敏	陳敬容
散文	散文	散文	書信	戲劇	詩歌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總形容作「一幅人煙似圖畫」的山尾鄉，實際上，蜿蜒而來的山勢，到這裏還不算盡尾，不過，山羣彷彿像浪波，經過不斷蕩漾起伏，略為平靜了點，不出十里八里，便又嘯呼結伴，以騰雲架霧的姿態，投奔東海裏去了。卽就這稍稍舒緩的場壩，也不十分平坦，人們仔細觀察起來，尤其站在高處俯覽一下，人們會發現山尾鄉這場壩是幾組小山丘匯集而成的，田園上地，爲幾條小溪流統領着，各自依傍，却又各自分了清楚的界限。越低，水越歸併越大，終於形成了一條不通舟楫，但却頗具規模的破腹河。河被名爲破腹，一望便知河身正好輪在鄉村的中央，而且，亦如一切因自然界的劃分引起了人事上糾紛隔膜一樣，住在河岸兩邊的兩大姓，曾經有過一場大械鬥，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是修譜和一年一度開祖厝門聚會各支派

族長時，這些像傳說裏的故事，不大人提起過的。祖宗們雖曾把那場大惡鬥的遺物一代一代留傳下來，作爲深省警惕的標記，但當時仇敵，已因子孫式微，退縮到幾個山角頭，像幾朵野花開放深山裏，存在的意義祇是拖泥時日，或是裝飾的意義，地位低落，重要性減少，也就沒有人把他們常眼中釘看待了。佔勢力的一姓，而今成爲山尾鄉唯一的大族。興旺起來的原因，據說他們祖厝的風水是七星墜地。的確，沒有經過人家說明，單看看不出什麼來，人家指點過後，站在那祖厝的屋後看看每隔離一兩里地一個小墩子一個小墩子地迫緊過來，面前山又個個笑向自己，心地寬爽，是居住的一個好地方，這點却不容人家發生疑問。

鄉村靠近山，樹小水源短，天熱起來時，四而不透風，熱得像灶鍋中的螞蟥，土地沒腳板。田地分配，又不像人口一樣，愈窮愈多，田地大部分集中在輩份很高的大戶，頭名黃鼠狼的手裏。輩份高，人丁衰微，但大戶人家

寧可「生人霸死地」，財越聚越發，地越來越多，本族的，外姓的，或買或不買，總之，他的手段高強，六親七戚不分，凡是油滴滴落鍋，弄得到手的，都設法弄來，得罪人，將來「死了無人抬埋」也不管。窮人們生活呢，平時，祇是耗子舐米湯，吃不飽餓不死，將就夠糊嘴罷了，遇上歉收荒災年成，大戶追租，官廳催糧，那麼怎樣打發黑黑白白跟着接踵而來的日子，誰也全無把握，不敢想像的。去年立秋日響起的不合時宜大雷雨，老年莊稼們早就預料過了，今年不是大水淹禾苗，便是天乾地裂的苦旱天。立春來到，驚蟄兜又下了一陣沒頭沒腦冒失雨，使得莊稼人常說的：『要吃米隔年泡田，要犂牛隔夜餵鹽』，整整倒轉了一個下種施肥的次序，犂鋤下翻轉上來的泥土，有了過多的水份却缺少陽光的曬曝，田水無處放，小春插下地沒得霉爛了，連種子都無從收回，小溪和大河，日日夜夜嘩啦啦地漲大水，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把秧地招呼上來，風吹過綠油油的秧尖，連帶寫下無數

人們溫暖的希望呵。驚蟄過後，春分，清明，穀雨沒有雨，立夏過了，四山還是張羅着火燒雲，日日麗陽經天，河水低落下去，露出的石羣又大又獷獍。人們在水源處放下幾斤雷藤水，全河的魚都毒光死光了，到處翻着白肚子。到處水磨房車輪都停了轉動。平素信天由命而最樂觀的，經過幾夜無眠，巡溪水，車河水，發覺到水源處那腳腿粗的那股水，養不完這壩田，他們幾乎絕望地搖頭嘆氣說：『朝代尾，這是朝代尾，老大爺在收人！』以前隱秘着不敢說出口祈求老天下雨的心情，現在全盤表現在粗野的謾罵上，在打架上，大家有理由沒有理由地爲了一點小事情，可以打一大場架，滾在田中，把平時最心愛的莊稼壓扁了一大片，都不覺可惜了。

寡婦秋忱和她的寡媳春官，她們是女流之輩，巡水搶不過人家打架鬧架沒有她們的份兒。她們向大戶認耕的田地，大部分是在她們房屋的四角頭，好處是稻穀熟時，出出入入順便可以照顧，不必多花時間去露宿守盜，麻煩

是她們的田地屬於沙地，麥園地，是河身往對岸移動，大戶叫佃戶衆人圍起來，普通叫做『河獻田』的。河獻田的特質：吃水多，消水快。一面靠溪尾，小溪中有股小水流，早就給水頭處的田壩短截了去，一邊臨河沿，要靠水車車河水，兩方面都說明着要吃一口飯，人替腳手做奴才的不容易，費心絞肝地損精神。

她們放一大清早，婆媳兩個撐架大水車，到河邊時，遠遠近近已發現三十架水車，在唱着苦澀的調子車河水。她們半夜檢石子在河中圍起的一小彎水，讓下河的車水人，給拔開了。她們罵了幾句，重新挖掘路邊的草片，添塞缺口，安好水車，彼此輪流蹣跚着時，日已上三竿。陽光一開始便顯出了它的威力，水車板級，斜斜地一股小水吸引上來，也像河邊石級把太陽的熱力吸引上來一樣，汗水淌過了一陣又一陣，背上乾過又濕了，大地像一張向火烤着的濕水紙，到處紅亮，處處冒煙。田間禾末，那樣沉默無動的樣子，

人們容易把它們拉到去年這時候，雨水充足時的茁壯不身相比，誰都會爲這落靠無依，虛虛灼黃臉貌覺得可憐。較遠高坡上雜生的野草，金黃中帶赭色間雜黑線條，描繪在旱象特有的垂展天邊浮山根，那似霧似雨的雲端裏，像是燃燒着的一堆火苗，喧嘩燦爛，當陽處是無比的奪目炫耀。四山樹枝有氣無力地支撐沉重垂頭的葉子。春官覺得脚底越來越重，堵起半弧形裏的河水，已低落下凹，即將乾涸到底了，車上岸來的河水，却像幾滴清淡不濃的血水，沾落到地，便被陽光蒸發着，爲飢渴的泥土吸飲着，車了清早大半天，水還沒有出導溝，離開田地仍然有幾丈遠。她爲自己精神的不繼納罕。自她輪替婆婆踏上水車，婆婆便斜依竹叢陰影處休息入睡了。婆婆是個苦命人。她恨不得在婆婆沒有醒轉來時，便車夠了田水，好叫婆婆回去煮早飯。但她心裏被一塊大石壓着似的，車子咿呀聲響亮又連貫，河水的確快乾了。河水會不會乾呢？河水乾了，田地上新插下的秧子，那在平時一晚吸得盡五

寸水，現在地已龜裂，禾已枯黃了，怎麼辦？太陽穴的汗，一顆一顆滴在巴靠木架的手盤上，她覺得頭昏，對於剛纔鑽入她腦子裏的思想，像一種無言的禁忌，她沒有勇氣往下想。

當婆婆的秋忱，她並沒有睡。她祇是半躺着閉上眼來養養神，去去疲乏。她偶然睜開眼，媳婦消瘦下凹的背影，薄飛飛沐浴在一條陽光裏，她覺得可憐。媳婦春官是她娘家人，那是遠在內山過了縣份二站多路名字叫做鳳來寨，按輩份排列該算是她遠房的族姪女了。做老姑婆和婆婆的她，當她回娘家看到春官放牛上山那種矯健持重的樣子，沒有一般採茶女孩的壞脾氣，動不動找人逗歌，在崖角溪畔人家答不上嘴來的時候，遠遠奚落人家幾句，然後帶笑帶叫一路像風過水面沒有痕迹地跑入羣伴裏了。她也不同放牛的娃兒，骯髒又笨，上頭土腦，見到生人便像一尊菩薩敲不響一聲的。秋忱一見到春官就喜歡春官。秋忱在她弟弟建屋上樑的那天，她帶兒子春發回娘家吃

酒，酒席上春發和春官捉對兒玩在一堆，弟弟逗着春發戲說：『莫非和鳳來寨還有緣分，大家親上連份親？』這話給春官的爸爸聽在心裏，春發的樣相和她自己喜悅春官的表情，給春官媽媽看在眼裏，他們真地托媒人送春官的八字來，並由媒人轉達說：『春官小丫頭，不知道有無福份吃大家飯。』加上媒人嘴臘燭淚——又滑又燙，說得豪性的弟弟，八字不合，把對方命單子壓在灶神龕下，十一個月內凶吉的手續都不做，一口答應下來。弟弟認為男人主要是人品，女人是女德，兩相配合，再加上緣份，什麼都不欠缺了，其餘所有俗套都是欺負俗人，或是俗人自欺的。她秋忱自己，從三十歲守節起好容易才把春發守大，本來對春發的一切她不會輕易答應人的，尤其是春發的終身大事。然而，說實話，她心裏也愛春官，婚姻就這樣決定了。春官入門來，和春發也真像是大生配合的一對。春發從小就由她做母親的溺愛慣了，有時有點姑娘氣，大部份時間，慣發一點小脾氣，使使性地的。春官總是讓

他，做活路時，跟乾跟濕的，上山點紅薯，下田地插秧，事事做得整齊又妥善，樣樣不必爲娘的操心。兒子在世的那幾年，秋收是在過着有生以來罕有的清閒愉快日子。後來，桐油漲價，大戶和縣長，商會長組織林業公司，指定獅子上一帶地面植桐墾荒，春發給挑去掌管草寮，開水路，放倒杉木一應事務。山腰桐樹，山頂茶葉，與對山幾垵埭的竹子，像春天的水草，綠油油的一片，獅子山以自己的龐大在天邊蔚成一天幕，出產的豐饒，在尖酸刻薄的大戶心裏，有了個特殊而又放心不下的地位。而出事的前後始末是這樣的：和大戶做朋友的一個人販子，案情被揭發，逃到山尾鄉來，大戶領他入獅子山藏匿，趕後，省方上級追蹤得緊，縣長親自下鄉，跟大戶討論結果，摸黑派兵圍捕，人販子抽出他隨身武裝死命抵抗，春發便中流彈傷亡了。春發原是人識路熟，又在黑夜裏，滿可以一溜逃脫的。但人販子是大戶的朋友；春發爲人是死硬派，一個蘿藤一個坑，渴水還茶，他沒法救人販子

出險，自己第一個先跳出圍牆試探，便腳未沾地，第一個躺下了。

春發祖母（秋忱的婆婆）聽到春發死亡的消息，從病榻中硬倒地落下床來，走到門坎上，大聲叫他：『春發你回來！春發你回來！』連叫了幾聲，接着火砲似的格格連珠地一陣乾笑，便昏闕過去不省人事。神志從那時起便沒有清醒過來。給她吃，她吃；不給吃，自己不覺飢餓地，糞尿隨牀癆放。她最靈敏地是留心人家話語而捕捉其精義。近來聽到人家說天旱求雨，她便着魔一樣咻咻叫喊：『是天地尾呀！換朝代！舉頭三尺有神明！……下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天要收人，雨不能求呵！……你老人家讓娃娃仔騙去了！雨不能求呀！』她的話，不但春官聽來害怕，秋忱聽來也毛骨悚然。她們就這樣，三代斷男人影子的相依爲命。她們整座房屋，自太公以下三支六派，秋忱祇剩下一個堂姪狗屎尖，原先是求水捉魚的，現刻和一般不三不四的朋友參雜在一起，說一些順風不掛航的王爺話，高興時幫忙做點活路，成日腳底

下抹油，走到斷雲影，無看見脚的。有人等於無人，捨不得和他分門別戶，仍然同一張桌子吃飯，那也就等於說，死了眼睛不願閉，聊勝於無罷了。

一個年青寡婦在鄉間，春官所遭遇和忍受的，只有春官忍受得了，和自已知道。丈夫死前與死後，她經歷不同攷驗，生活過來兩個世界。她對目前一切，講起拋棄，她可以沒有任何愛惜，使她戀戀不忍捨的是她對婆婆的感情。婆婆對她好。她們間的關係，超過平常婆媳間嫉妬與邏輯上的依存關係。在婆婆需要她，如果她再提起離去的話，那便太不像人話了。婆婆當春發逝世時，曾經表示存留或離去這問題，應由春官自己決定，並坦白懇切告訴她，守節這件事在年青人感情上含有的是那一些字義，和單身女人，獨立支撐門戶的困難。春官對這些不會作正面的表示，但默默留下來；她捨不得離開婆婆，這點婆婆十分明白。婆婆是過來人，明鏡自鑑，年青人一些曲折微妙的感情，婆婆甚是清楚。平常時出門見山四大事：鹽、油、柴、米，細瀝

點用，靠田邊下力，婆媳針黹，租稅雖說重點，年冬時季，勉強還可以對付下來。今年子，真不成話，旱象一成，大戶家的五穀糧食，越抓得緊，越不放手。佃戶莊稼人總是收成米價賤時，把納租納糧剩下的一點米穀，全部出脫來還債，三四月間，零星高價糴米吃，有時下種，施肥，請人工，還得借印子錢吃高利息，或是沉下心來「賣青」，那就更不堪設想了。不管窮人的命和富人的錢一樣捨不得，拖混下來，窮人的生活還是水牛踩爛泥，越沉越深，終歸是滅頂，這是一方面。其次，事越忙時，人手越顯得不夠用。立夏那天，學校裏的王老師看到溪尾田一片荒涼的淒慘，請鄉公所鳴鑼集合，和溪頭的莊稼人商量借一天水給溪尾的人插下秧，說到嘴長嘴短才得到勉強答應。秋忙那天叫了幾位人工和狗屎尖犁田播秧，春官挑糞煮飯，招呼頭尾，狗屎尖還撇起嘴巴子，句鹹句淡，默到春官挑上糞還有相當距離，但人已可以聽到話又不便隔坵田回嘴的時機，大聲對人工說：「立夏過了，糞（秧）過

節了，插下去，安逸完啦！不怕我們那小婦婦笑到尿撒！——這雙關語說它的人不難過，聽它的倍覺傷心損情呵。春官背着人痛哭了一陣子，眼皮腫得像貝殼的。她有點恨死鬼春發。更多的是恨她自己。她如果有三頭六臂，一身拆成幾身用就好了，就無須受閒氣了。晚上輪到巡水的時候，狗屎尖在秋枕面前掛着名兒，出去隨處放蕩，碰到春官，平日在屋裏腳長腳短還不算數，無人處還摸春官一手兩手的。春官遠遠看他來，多份是繞圈子走，或是撞上了他，支付他離開，鄉間閒話原本就是夠多了，她不願這事再宣揚出去，好歹是自己人，何必伸手給人看呢。但路遠水少，吃瓜牽瓜藤的追趕下去，會把人趕出一身病來。最終，她不得不建議婆婆，把剛插下的時秧拔了，地面改種地瓜。婆婆細心看看春官臉色，噙着淚珠答應了。地瓜種了下去，白天要一廂一廂蓋稻草遮太陽，晚間收清掉讓吃露水，澆清水，麻煩事還是有。但麻煩祇是春官一人麻煩，不必依靠別人，心裏總好受點。種下地瓜，一樣

要靠老天爺下雨。不下雨，生根伸藤時缺乏水分，將來就使地瓜長得出，也只是瘦長得像泥鰍樣，祇是一根鬚鬚，而且滿身麻豆的，所以種下去，也僅僅種下一個信心，如果是沒有雨的話。

……太陽傘愈張愈大，地上處處又是藍煙，田地裏一點僅餘的濕潤，呼應着熱力加速蒸發着。低落河水讓出的沙灘，白亮亮地在吸收過路人疲乏的脚印，越滾輪廓越鮮明，直到河岸與山接連處，才爲濃黑帶紫的墨色塗抹着。春間大水來時給沖走了的木橋，剩下兩三根橋腳孤站獨立河中，測量陽光以自己的小影子。木橋靠岸的兩邊碼頭，一邊黑色，迎太陽的一面，彷彿鮮血淋淋地，低矮處石縫中伸出的馬尾草，輕輕搖擺着，像是血滴正在澀澀流落似的。悶熱恰如一把無形的傘子籠罩全部河山田壩，人們的呼吸粗又重，需要一陣南風吹颳呵，但又怕吹南風。雖說山根浮着，那一含虛開嘴，苦旱三年』的含虛鳥，隱形滅迹在深山裏，嘔血似的吐出的不祥的叫聲，